

我生来惧怕黑夜,为了逃避黑夜,我从小学会了读大部头的书。读书成了我命定的一种生存方式,逃避苦难和惩罚的方式。然而,近年来我对读书产生了一种异样的不祥感觉,有些书读着你就感到自己不是在学习、在享受,而是在受惩罚。所谓“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现在感想起来似乎有点茫然。2008年,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也许到了2009年又会变得更加强烈。

说一件具体的事吧,暑假我带孩子去书店,自己也想购买一本德国作家施林格的《朗读者》。营业员说没有这本书,我自己在几个书架上找了找也没见着,就出了门。这时我的不长眼的背脊刚好和一个捧了几本书的少女发生了碰撞,结果将她怀中的书全打落在地。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急忙俯首将地上的书一本本拾起:《爱情小鸟》、《神秘杀手》、《皇宫谜案》、《当百万富翁的秘密》、《如何讨好你的上司》、《天不亮就分手》等。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当今大红大紫的畅销书。然而,当我将这些

博客丛林

也谈读书

麦家

书码好,归还给少女后,我心里不停地问自己:这些书能给她带来什么?是谁让她喜欢这些书的?写这些书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书?

随着这类书在大街上越炒越红,我固执地告诫自己:决不让这些书进入我家。不是说求我高雅,而是我怕腐烂。你知道,我们要想在卡夫卡、福克纳们的书籍中感受到快乐和迷恋是很难的,就像你要在手提琴的琴声中感受到快乐,非得需要你耸肩缩脖地拉上几年才行。但是要在这些书中汲取快乐却是很容易的,就像排泄和做爱让你快乐一样,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一个人的快乐如果全是通过满足本能来达到的——没有其他品种,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低级的,甚至是腐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值得称道之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的过程。只有不断抵制本能的使然,你才会有其他的、很可能是有益的迷恋和欢乐。人活一世总是因为有所迷恋,只有有了有益的迷恋,你才可能获得称道。我深知,那些写满本能和快乐的书是一注醉人的药,一旦沾染就会迷醉难拔,所以我我强地抵制着它们的侵略、诱惑。凶杀、色情、神奇、秘闻、荒诞不经、大富大贵……我对自已说,写这些书的人都已腐烂,他们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与他们一道腐烂。不,不能靠近,不能上当,我要远离! 远离!!

在一道道警铃声中,我的书桌上一直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和凛然。

我以为,一本书被人害怕或厌恶,这该说是著书者最大的悲哀。但要说这,这更是读者的悲哀。这种悲哀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书。对我来说就是,由于经常读到一些使我厌恶或气愤或害怕的书,现在我竟然变得对每一本新书都有一种莫名的、神经质的惧怕,只怕翻开一阅又是一本坏我情绪的糟书。谁都晓得,好书糟书表面上你是识不破的,只有通过品读才能知晓,才能分清。如果读书的过程成了像法官审阅案宗一样紧张、谨慎,那读书又有什么意思?当你做一件事所得的快乐还没有不快多时,或者快乐和不快是一样的多,那你还会不会去做这事?很可能就不做了。

是,我就是这样对书慢慢地惧怕了,疏远了,甚至仇恨了。我原来是因为惧怕黑夜才迷恋上书的,想不到书又让我生出一大恐惧——对书的恐惧!读书,最后读到这般地步,真是够可怜可悲的。

白组长一震,忙去拨电话。给白组长打电话的是宋梓南的秘书小马。从白组长那儿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宋梓南马上赶到钟灵的房间,向书记报告道:“找到那个唐大记者的下落了。据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说,他已经到北京找过他们内参组,但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带着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广州去。”钟灵放下手里正在批阅的文件,问:“哦,走了吗?”宋梓南说:“估计还没走。我已经让省驻京办赶紧派人去火车站和机场去截他。”

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宋梓南说:“还在找。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钟灵说:“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钟灵说:“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是您叶帅说的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邻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打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叶剑英默默一笑:“你们这扇‘南风吹’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需要找到这个记者”这样的理由,列车长才觉得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立刻让播音员播出了这样一条通知:“现在广播紧急寻人,现在广播紧急寻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这才惊醒了昏昏沉沉睡着的唐惠年。

根据中央的安排,由率领中共党政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他们考察的所见所闻。宋梓南饶有兴趣地赶了过去。但没听多大一会儿,他便发现,钟灵和唐惠年好几位一起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却都没在会堂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宋梓南猜测道,“什么事,会跟其他所有的省领导有关,偏偏跟我没有关系呢?”正为此感到疑惑时,书记的秘书老夏悄悄走进会场,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声对他说:“钟书记请您马上到他们那儿去一下。”看来,省里的确出了什么重大的事。宋梓南立即起身跟着老夏,悄悄往外走去。

走出怀仁堂,汽车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宾馆。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宋梓南说:“还在找。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然后,钟灵就带着省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马,赶往西山,去见叶帅。叶帅就问:“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钟灵说:“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是您叶帅说的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邻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打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叶剑英默默一笑:“你们这扇‘南风吹’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绿城杂俎

牛年 牛书 牛歌

钟丽娟

己丑年,属于牛年。一说到牛年,就自然想起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诚然,牛是可歌可敬的。牛不仅有勤勤恳恳为人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还有脚踏实地,走一步就是一份,从不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好品格。

我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牛是农家宝,因而衍生出有关牛的书画也就特别多。比方说,旧时在历书上印有“春牛图”,千百年来民间一直虔诚地说从“春牛图”中可以预知该年的风雨,卜占出丰年或是歉年。这种近似迷信的占测天文气象法当属可笑,不过在科学未昌之时,不难窥见我国古代牛与农耕文化的原始色彩。再说,牛除了耕田等作用外,还用做祭祀的牺牲。祭祀孔子,必须用牛,而读书人则争相拔取祭牛身上的毛,俗称“智慧毛”。意谓谁拔得祭牛毛,谁就可以获得智慧和学问。这当属无稽之谈,

1966年的初夏,我从驻林县郭家大队工作队回到河南电台农村组,不久,就接受一项采访红旗渠的任务。这之前,我参观过红旗渠渠首、青年洞等工程,对林县人民“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英雄壮举,油然而生敬意!那时,我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有一股争强好胜的劲头,就及时奔赴林县,受到县委通讯组的同志热情接待,当他了解我的采访意图后,他就找来一辆自行车,送我出县委大院,指出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的路径,再三叮嘱:“这是倒闸自行车,要小心骑”。且给我做了示范动作。我骑上倒闸自行车,向采访目的地进发。由于我骑自行车是个新手,加上没掌握倒闸自行车的蹬踏要领,不意将脚踏向后回了一下,突然自行车戛然而止,我也从车上歪了下来。如此这般,折腾了好几次,额头渗出了细小的汗珠。十来里路,竟用了四十多分钟,到达指挥部快半响了。我要了几份关于工程进度简报,看了看,思量了一会,就编写了一条消

息。此时,已经晌午了,指挥部的同志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吃完这香喷喷的饺子,我思忖着把写好的消息传回电台,给林县人民有个交代。1995年的暮春,我又一次到红旗渠采访。在分水岭景区,我被小小的“十水言”碑所吸引,目睹石刻,一字字默读碑文。

“祖祖辈辈缺水盼水,红旗渠引来了漳河水,水库蓄住了山谷水,红旗渠灌满了库池水,浇地渠库池齐放水,一渠水可顶两渠水,平整土地合理用水,大家都来节约用水,关键做好渠管好水,林县就不再缺水水。”碑文为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顾问、原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



傲霜(摄影)

郑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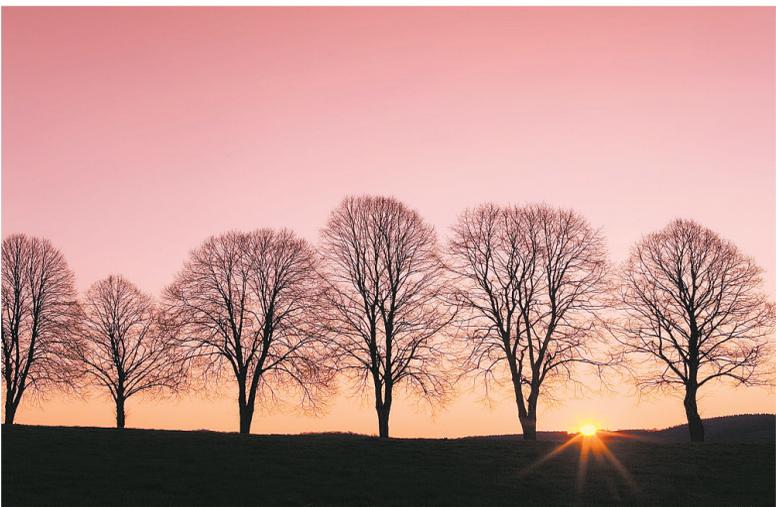
往事漫忆

红旗渠畔的故事

肖竹乔

贵撰写,红旗渠通水二十五周年之际(1990年4月5日)竖立。“十水言”碑,既无博大之貌,又无雄伟之姿,但它却有着凝重之态,不啻不火人深省。站立“十水言”碑前,我对林县人民的敬意油然而生,并进而思索起来。碑文是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出人间奇迹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林县人民经过10年奋战,劈开太行山,建成长达1500公里的红旗渠,引来了漳河水。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碑文描述出以红旗渠为主的灌溉

网络遍布林县大地的格局,强调了“平整土地合理用水,大家都来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呼唤着人们增强节水意识。碑文的呼唤,很有针对性。它犹如警笛,向人们发出这样的信息:水资源紧缺,合理浇水,节约用水,势在必行!碑文指出“浇水”、“用水”的关键在于“管好渠管好水”。开发利用水资源,关系着国脉民生,是件大事。办好这件事,必须依法治水、管水、用水,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开发利用水资源走上了法制轨道。要全面实施《水法》,有一个过程。1995年5月5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刊登了我目睹“十水言”碑、默读碑文、思索“十水言”碑警示作用的文章,题目曰:“‘十水言’碑前的思索。”30年来,我心中红旗渠的“饺子情结”终于解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晨曦(摄影)

华全

新书架

《图说中国祈福神》

黄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祇,人们崇信之、奉祀之,向他们祈求福佑,盼望在他们的佑助之下人生幸福,家道畅旺,国运昌盛。《图说中国祈福神》汇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至今仍有相当影响的神祇,分为五辑:民间俗

神、佛教诸神、道教诸神、自然之神、行业诸神,举凡能使人官运亨通、生意兴隆、学业精进、家庭和、福寿长久的神明,都在其中。本书详尽介绍了各尊神祇的由来、职司和崇奉方式等,了解了这些,无论是捐资募庙还是家供奉像,无论是檀香几柱还是心香一瓣,我们都可以获得神明的福佑,心想事成,福寿康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随笔

感悟人生

王西京

10年前,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是一个枪战的游戏。整整玩到凌晨4时,实在是太困了。等睡下了,梦中,还在与人进行枪战。

游戏的魅力实在太强了,寻常人很难抵抗诱惑。因此,就有许多小学生、中学生,因痴迷游戏而荒废学业。但是,在以后的8年,我基本没有再接触过电子游戏。8个月前,办公室里一位同事的儿子,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玩一个游戏,是“小土豆”。看见小儿子憨憨的样子,有些喜欢,竟然也去试试。接着,就有了几分痴迷。最近一个时期,有时会去玩玩游戏,最多就是“小土豆”。一路走来,会捡到许多金币,会遇到很多鸿沟、陷阱,还有炸弹,电网。总之是眼花缭乱,危机四伏。人有12重生命,每掉进沟里1次,失去1重生命。而被炸1次,或触1次电,会失去1个活力点,5个活力点,相当于1重生命。而在旅程中,你偶然可以碰到生命球,如果你得到了,你就会增加1重生命。我对这个游戏的认知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头小伙,晕头晕脑,不是被炸,就是自己掉到沟里,很快就结束了游戏。第二阶段:是知道了哪里可以积分?哪里可能获得金币?哪里可能被炸?此时的目标,就是多积分,金币越多越好;第三阶段:偶尔,会闯入第三关、第四关,觉得很新鲜,就想着,要不断进入新的境界;第四阶段:发现到了最后,尽管得了很多分,但活力在减少。总是因为没了生命,而壮志未酬。第五阶段:不再专注于获取高分,而是如何保持活力,保存实力;只要你活着,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境界,就会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发财,采取了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最后锒铛入狱;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饮食无度,结果疾病缠身。

其实,没了健康,没了生命,要那么多的钱、房,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没有了健康,没有了生命这个“一”,其他的一切都是“零”。

连载

“哈哈,说定了,你早点休息。”挂了电话,张伟呆呆地站了个多小时。手机又响了。

电话是女友王新打来的,张伟强作镇定地说道:“喂,我能干啥,干活呢。嗯,行,你好好陪她们玩吧,我晚上过去找你们。”放下电话,张伟感到自己明显很心虚。张伟对女演员是敬而远之的,经常和他喝酒的那帮哥们儿,大部分都是搞写作的,不是作者就是编剧。除非工作需要,他从不约见演员。这个圈子里是非太多,能少一些就少一些吧。张伟套上外衣起身下楼,到了他常去的那家刀削面馆。张伟三下五除二地吃光了面条。买了几包烟,便又准备回家干活。回家的时候,开电梯的阿姨正在看着报纸,张伟冷不丁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了报纸标题:《天堂世纪蔡总表示:愿代林纷纷支付拖欠税款》。看到这个标题,张伟吓了一跳。

此新闻很可能是公司在炒作,尽管林纷纷名气很大,但在圈里的名声并不好。五年前,林纷纷嫁给一个私人老板,两人婚前约定:虽然结了婚,但婚后还是不能限制彼此的自由。结婚还不到一年,私人老板就经常见不到老婆的人影。有次更过分,整整一个月,林纷纷都没有回过一次家。私人老板忍不住了,林纷纷就回了家。私人老板回到家里继续修改剧本,改了一个下午,只觉得脖子发麻。他刚起来活动活动,就听见手机有声音,拿起来一看是王雪儿发的短信:你那里有《缘分天注定》的碟片吗?这是部老片子,张伟很快想起自己买过这部碟片,于是回复:王雪儿,你要借?

王雪儿回复:是的。张伟疑心王雪儿故意以借碟来接近自己,他在矛盾中回复王雪儿:你什么时候去公司取吧,我交给公司前台。王雪儿却不再回复他。张伟自嘲地想:人家可能只是逗逗你玩呢,干

吗弄得这么紧张。见时间不早了,张伟出门打了个车去酒店。给王新打了个电话,王新说她们刚从后海回来,马上就到酒店了。张伟在大堂里抽着烟等王新和她的家人回来。刚一坐下手机就响了,是王雪儿发的短信:我买到碟片了,谢谢。张伟决定不回这条短信了,他逐条删掉王雪儿发来的短信,等着王新一家人回来。和昨天一样,晚饭在酒店三层的餐厅吃的。不同的是,这次张伟在吃饭前巧妙地插入了几个笑话来活跃气氛,逗得王新的母亲和老姨十分开心。在吃这顿饭的时间里,张伟没有碰到熟人,大家吃得很开心,看起来就像一家人。张伟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王新也很开心,看张伟的眼神似乎闪着亮光。饭毕,张伟把王新和家人送进房间,给王新铺好了床具。王新跟母亲打了声招呼,便和张伟到一楼大堂聊天去了。聊天,基本上是王新说,张伟听。王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和家人去了哪里哪里,碰到了什么好玩的事等。张伟蜷在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听。说到一半,王新的手机响了。接电话时,王新明显不自然,别人可能很难察觉王新的不对劲,但张伟是编剧,他善于观察别人举动的习惯。王新对着电话吞吞吐吐,让对方明天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干嘛,她说她忙着呢。私人老板就怒了:“你总得回来尽一下妻子的义务吧?你马上给我回来!”林纷纷说:“要不你找个小姐解决一下吧?完了开张发票给我报销。”私人老板彻底翻脸,两人因此离婚。失去资金支持的林纷纷,事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没想到蔡总反应这么快,借着林纷纷事件大肆炒作了一把。张伟回到家里继续修改剧本,改了一个下午,只觉得脖子发麻。他刚起来活动活动,就听见手机有声音,拿起来一看是王雪儿发的短信:你那里有《缘分天注定》的碟片吗?这是部老片子,张伟很快想起自己买过这部碟片,于是回复:王雪儿,你要借?

身陷娱乐圈

王雪儿回复:是的。张伟疑心王雪儿故意以借碟来接近自己,他在矛盾中回复王雪儿:你什么时候去公司取吧,我交给公司前台。王雪儿却不再回复他。张伟自嘲地想:人家可能只是逗逗你玩呢,干

吗弄得这么紧张。见时间不早了,张伟出门打了个车去酒店。给王新打了个电话,王新说她们刚从后海回来,马上就到酒店了。张伟在大堂里抽着烟等王新和她的家人回来。刚一坐下手机就响了,是王雪儿发的短信:我买到碟片了,谢谢。张伟决定不回这条短信了,他逐条删掉王雪儿发来的短信,等着王新一家人回来。和昨天一样,晚饭在酒店三层的餐厅吃的。不同的是,这次张伟在吃饭前巧妙地插入了几个笑话来活跃气氛,逗得王新的母亲和老姨十分开心。在吃这顿饭的时间里,张伟没有碰到熟人,大家吃得很开心,看起来就像一家人。张伟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王新也很开心,看张伟的眼神似乎闪着亮光。饭毕,张伟把王新和家人送进房间,给王新铺好了床具。王新跟母亲打了声招呼,便和张伟到一楼大堂聊天去了。聊天,基本上是王新说,张伟听。王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和家人去了哪里哪里,碰到了什么好玩的事等。张伟蜷在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听。说到一半,王新的手机响了。接电话时,王新明显不自然,别人可能很难察觉王新的不对劲,但张伟是编剧,他善于观察别人举动的习惯。王新对着电话吞吞吐吐,让对方明天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干嘛,她说她忙着呢。私人老板就怒了:“你总得回来尽一下妻子的义务吧?你马上给我回来!”林纷纷说:“要不你找个小姐解决一下吧?完了开张发票给我报销。”私人老板彻底翻脸,两人因此离婚。失去资金支持的林纷纷,事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没想到蔡总反应这么快,借着林纷纷事件大肆炒作了一把。张伟回到家里继续修改剧本,改了一个下午,只觉得脖子发麻。他刚起来活动活动,就听见手机有声音,拿起来一看是王雪儿发的短信:你那里有《缘分天注定》的碟片吗?这是部老片子,张伟很快想起自己买过这部碟片,于是回复:王雪儿,你要借?

王雪儿回复:是的。张伟疑心王雪儿故意以借碟来接近自己,他在矛盾中回复王雪儿:你什么时候去公司取吧,我交给公司前台。王雪儿却不再回复他。张伟自嘲地想:人家可能只是逗逗你玩呢,干

吗弄得这么紧张。见时间不早了,张伟出门打了个车去酒店。给王新打了个电话,王新说她们刚从后海回来,马上就到酒店了。张伟在大堂里抽着烟等王新和她的家人回来。刚一坐下手机就响了,是王雪儿发的短信:我买到碟片了,谢谢。张伟决定不回这条短信了,他逐条删掉王雪儿发来的短信,等着王新一家人回来。和昨天一样,晚饭在酒店三层的餐厅吃的。不同的是,这次张伟在吃饭前巧妙地插入了几个笑话来活跃气氛,逗得王新的母亲和老姨十分开心。在吃这顿饭的时间里,张伟没有碰到熟人,大家吃得很开心,看起来就像一家人。张伟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王新也很开心,看张伟的眼神似乎闪着亮光。饭毕,张伟把王新和家人送进房间,给王新铺好了床具。王新跟母亲打了声招呼,便和张伟到一楼大堂聊天去了。聊天,基本上是王新说,张伟听。王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和家人去了哪里哪里,碰到了什么好玩的事等。张伟蜷在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听。说到一半,王新的手机响了。接电话时,王新明显不自然,别人可能很难察觉王新的不对劲,但张伟是编剧,他善于观察别人举动的习惯。王新对着电话吞吞吐吐,让对方明天打电话给她,问她在干嘛,她说她忙着呢。私人老板就怒了:“你总得回来尽一下妻子的义务吧?你马上给我回来!”林纷纷说:“要不你找个小姐解决一下吧?完了开张发票给我报销。”私人老板彻底翻脸,两人因此离婚。失去资金支持的林纷纷,事业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没想到蔡总反应这么快,借着林纷纷事件大肆炒作了一把。张伟回到家里继续修改剧本,改了一个下午,只觉得脖子发麻。他刚起来活动活动,就听见手机有声音,拿起来一看是王雪儿发的短信:你那里有《缘分天注定》的碟片吗?这是部老片子,张伟很快想起自己买过这部碟片,于是回复:王雪儿,你要借?